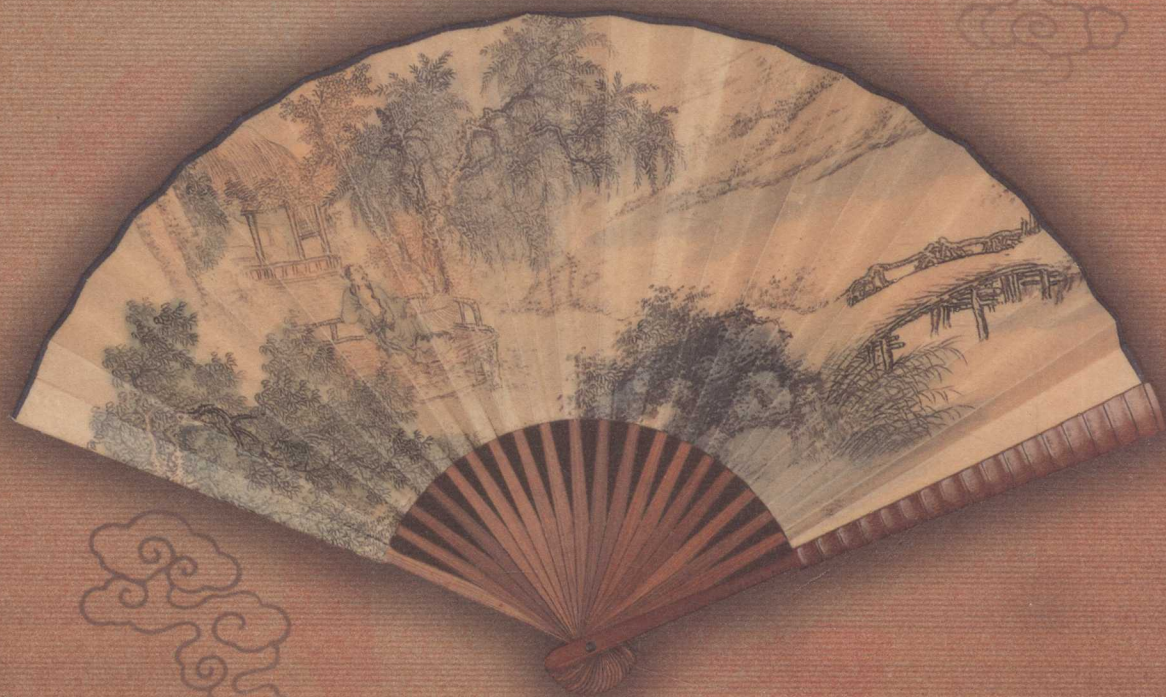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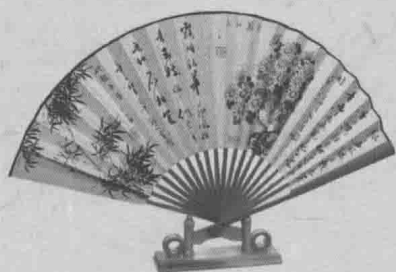
■马骏骐 赵莉 著

# 中国扇文化

ZHONGGUO SHANWENHUA



贵州出版集团  
贵州教育出版社



# 中国扇文化

ZHONG GUO SHAN WEN HUA

马骏骐 赵莉 著

贵州出版集团  
贵州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扇文化/马骏骐,赵莉著. —贵阳:贵州  
教育出版社,2010.9

ISBN 978—7—5456—0129—9

I. ①中… II. ①马… ②赵… III. ①扇—文化—研  
究—中国 IV. ①K875.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73314 号

中国扇文化

马骏骐 赵 莉 著

---

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

贵州教育出版社

地 址 贵阳市黄山冲路 18 号 A 栋

(电话 0851—8654672 邮编 550004)

印 刷 贵阳德堡快速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 19.25 印张—300 千字

版次印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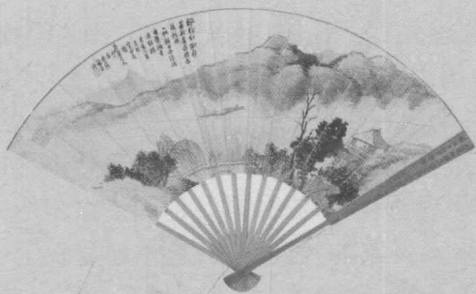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 ISBN 978—7—5456—0129—9/K·45

定 价 49.00 元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厂址:贵阳市新添大道南段 3—11 号 电话:0851—6761331 邮编:550004

# 序 尽在清风 淡荡中



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，中国文化植根于神州大地，“天人合一”、“以人为本”、“刚健有为”、“贵和尚中”是其基本精神。中国文化，以德摄智，海纳百川，浩博精深，雄健恢廓，生命力鲜活旺盛，凝聚力历久愈坚。在绵亘五千

年的历程中，中国文化自成体系而独具魅力的东方意识与美学意韵，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中国文化，世代相传，弥智弥美；智慧百花，竞相绽放，瑰丽璀璨。而蓄丰涵美的扇文化，则是其智慧文苑中一枝异彩缤纷的奇葩。

扇子，华夏先民所独创。幅不盈尺，林林总总，形制各异，玲珑雅致，生风驱暑，夏令必备。然而，在中国文化的惠泽、沾溉下，扇子历经千载岁月的嬗递，融中国传统文化的粹粹于一身，实现了由实用性向审美性的飞跃，演变为蕴藉宏富，品格典雅，美轮美奂的中国扇文化。流光溢彩的扇文化，既是中国古典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完美结合的典范，同时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，更是光华绚烂的中国文化宝库中熠熠闪烁的瑰宝。

扇文化自其肇始，便承载着历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与民俗的印痕。它不仅与古代礼制结缘，成为历代帝王贵胄威仪、等级与恩泽的象征，而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，它与历代文人雅士血缘相连，息息相关，形影不离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者与创造者，古代文人士子以诗、书、画为基本素养，既积极入仕，欲平治天下，同时又追求精神自由，任性适志，生活情趣，高雅多样。然而，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羁驭下，他们所谓的潇洒旷达，闲逸高雅生活的背后，却往往是失意、愤懑与无奈。他们自诩的“闲适之乐”，竟然是带泪的微笑。尽管如此，古代文人们却以笔墨另成天地，在他们所擅长的诗、书、画中寻觅到了排遣悱愤积郁的避世之途。

在历代文人诗、书、画的创作活动中，他们借扇为题，诗咏赋唱，填词吟哦，铺陈描摹，情致真切；抒怀述志，委婉含蓄，比兴借喻，寄托遥深。他们援书入扇，引画入扇，题诗入扇。扇面水晕墨章中，入扇书法，行草楷篆，各体兼具，驰毫骤墨，纵横秀逸，遒劲雄强，气韵生动，线条舞动中呈现出了生命的律动；扇面丹青，林泉丘壑，花鸟翎毛，逸士倩女，涉笔简率，形肖写意，绍述各异，水墨画境中携来了心灵的静谧；扇面题诗，或位置画境，诗与境谐，或咏象外之意、蕴藉悠深，或抒发胸臆、情韵隽永，或清高超迈、气节凛然，诗词咏叹中奏响了情志的新曲。在扇文化一方自由的天地里，诗、书、画水乳交融。它们赋予了寒微者以品德之尊，令失意者相濡以沫于忘形之美，在万物齐一的视界中纾释了命运宠辱得失对人性天妒的刺激。

正是由于扇面诗、书、画的完美契合与嘉惠,扇文化丰富、拓展了其人性光辉的内涵,彰显、深化了其人文旨趣与美学意蕴。

扇文化在受容诗、书、画精华的同时,兼容并蓄,积极与中国文化的其他领域,相互渗透,融合交汇,生机勃发。因此,在中国古典小说嬗递的悠长进程中,无不闪现着扇文化活跃、隽秀的身影:术士吴猛,白羽扇划江呈陆路坦道;诸葛亮,羽扇纶巾,指麾三军;晴雯,撕扇作千金一笑;孙悟空,芭蕉扇搧灭火焰山八百里烈焰;《镜花缘》中八才女写春扇……古代文豪巨匠,构思奇颖,慧眼独具。他们借扇塑造人物形象,刻画人物性格,演绎小说情节,以生动具象的表现形式,艺术地呈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色彩斑斓的面貌。在历代文人的倾情呵护、悉心引领下,扇文化潇洒漫步于绚烂的文苑。古典小说因扇文化更加浪漫典雅,魅力盈溢,扇文化的文化内涵愈加含蓄深沉,意韵悠隽。

在扇文化采撷精粹,沐浴智光的千载进程中,其与中国戏曲、歌舞、曲艺等文化样式情缘深挚。历代剧作家,借扇写戏,铺陈剧情,寄托深远。戏曲舞台表演,无扇不成戏,俳优妙绝精湛的“扇子功”,惟妙惟肖地衬托出生、旦、净、丑所扮演角色的特征与神韵。扇入歌舞,历史悠长,舞女艺伎,歌扇舞裙,轻盈翩跹,娉婷舞姿,曼妙传神。扇入曲艺,更呈晔采,伶人执扇,亮相舞台,洒脱飘逸,手中扇功,多变玄妙,极具情态。中华舞台表演艺术亦因扇文化的融入,愈加绚烂多彩。扇文化,含蓄隽永,润物无声,渗透融汇,领域广泛。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艺术亦蒙惠顾,雅逸扇形,融注其间,别致风格,妙趣天成。欧陆建筑文化且受影响,扇文化生辉异域。

清风淡荡扇文化,逾越千秋集菁华。怀袖雅物,尺幅扇面,历代文人,情款款,吟哦咏唱,激扬黑白,达其性情,形其哀乐,醇化人心;心眷眷,写意绘韵,旷放雅逸,大辩无言,气质高古,张扬人性,从天地玄远的感悟中寻觅生命意义的支点。他们心血浇灌的扇文化,既蕴藉着历代文人们的文化心态,更凸现着他们的行为模式。而且,在漫长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中,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扇文化,胸襟恢宏,以输出、吸纳、交融为路径,向外播扬的同时,博采众长,吮吸菁华,并在与异质文化的相激相荡中,迈向了辉煌。

典雅的扇文化是我国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遗产,同时扇文化中的扇艺又是我国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历代能工巧匠,继承创新,制扇装帧工艺,创意盎然,精逾鬼斧,巧夺天工,玲珑剔透,清丽秀雅。艺术价值,历史价值,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。一枝独秀,惊艳寰宇。

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滋养、铸就了扇文化,而秀雅涵深的扇文化亦为中国传统文化增光添彩。在中国文明方舟的航程中,沐浴着千禧的曙光,扇文化穿过历史时空的藩篱,向世界与未来传递出了永恒的人文光辉。

扇文化,千秋留痕,中华瑰宝,文苑奇葩,幽馨独放,弥香弥雅!

# 目录

# CONTENTS

## 第一章

扇文化嬗递的轨迹

001

## 第二章

扇文化中的水晕墨章

053

## 第三章

扇文化与中国文学

143

## 第四章

扇文化与中华  
戏曲、歌舞、曲艺

185

## 第五章

扇文化中的文化  
心态与行为模式

213

## 第六章

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扇文化

247

## 第七章

扇子的工艺、鉴赏与收藏

271

## 后记

299

## 参考文献

300

# 第一章

## 扇文化嬗递的轨迹



中华民族,历史悠远,地灵人杰,物华天宝,以其绚烂多彩、浩博精深的文明,独步于世界民族之林。扇子,幅不盈尺,本为“来风堪避暑,静夜致清凉”(班固语)之日常用器,自其诞生后,便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依相存。扇子“坐集千古之智”,融中国传统绘画、书法、诗赋、民族工艺为一体,是展示历代文人行为模式与文化心态的重要载体,并与中国文学、戏剧、曲艺、歌舞结下了难释之缘,影响了中国古代建筑的风格,从而铸就了内涵深湛、异彩纷呈、魅力独具的扇文化。蕴藏、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菁华的扇文化,其嬗递、衍变的历史,源远流长。





## 一 扇文化的发轫

中华民族,勤劳智慧,刚健有为,开拓不息。早在远古时代,华夏先民们“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,凿井而饮,耕田而食”<sup>①</sup>。“同我妇子,饁彼南亩,田峻至喜。”<sup>②</sup>孜孜耕耘,繁衍生息。在漫长、辛勤的生产劳动中,聪颖敏慧的先民们发现自然界诸多的植物叶片,飞禽的翎、毛且具障日避尘之功能,遂进行了简单的加工。于是,扇子粗具雏形。然而,是时的扇子并非招风生凉之器物,而是用之遮尘障日。

“扇”,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而言,先哲前贤亦有考叙。

许慎曰:“扇,扉也。从户,翅声。”“扉,户扇也,从户,非声。”“户,护也,半门曰户,象形凡户之属,皆从户。”<sup>③</sup>清季学人段玉裁则据《韵会》,将许慎的“扇,从户”更正为“从户、羽”,并注释曰:“从羽者,如翼也。”

许慎又曰:“箒,扇也。从竹,聿声。萋、箒,或从妾。”<sup>④</sup>西汉儒士扬雄则在其撰《方言》中,明晰指出:“扇,自关而东谓之箒,自关而西谓之扇。”东汉学人高诱亦在《淮南子注》中曰:“楚人谓扇为箒。”

扇又称翼。《吕氏春秋·有度》载曰:“冬不用翼。”高诱则在《淮南子注》中曰:“翼,扇也。”按先秦周制,“舆輶有翼,即缉雉羽为扇翼,以障风尘也”<sup>⑤</sup>,而“古者扇翼,皆编次雉羽或尾为之,故于文从羽”<sup>⑥</sup>。显然,扇翼不仅是最早用禽羽制作的掌扇,而且也是古代仪仗中不可或缺的用器。

从上述语言文字学的考据阐述可知,扇字从羽,箒字从竹。这表明,上古时期的扇,就其材质而言,非竹即羽。1982年,湖北江陵县马山砖厂的第一号楚国墓葬中出土了一把编竹扇,是用宽度仅有0.1公分而饰纹规整的竹箒制成。其形制似梯形,扇面与扇柄之间,有两个透空的长方形孔,黑漆竹箒穿过这两个孔,将扇面与扇柄绕编固定。据考古工作者研究,马山砖厂第一号楚墓是战国中晚期的墓葬,而墓主身份为楚国的士。<sup>⑦</sup>

① 《帝王世纪·击壤歌》。

② 《诗经·豳风》。

③ 许慎:《说文解字》,说文十二上,文三,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,第247页。

④ 许慎:《说文解字》,说文五七上,竹部,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,第97页。

⑤ 崔豹:《古今注》,商务印书馆1963年《四部丛刊》三编影印宋刊本。

⑥ (元)脱脱等:《宋史》,中华书局1997年标点排印本。

⑦ 张正明:《楚文化史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,第201页。又参见1982年《文物》第10期载《湖北江陵马山砖厂一号墓出土大批战国时期丝织品》一文。

此柄出土的楚国编竹扇,是为现今可见的中国最古的扇子。

1972年,考古学者在发掘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时,出土了两把竹扇。其中一把为长柄编竹扇,另一把为短柄编竹扇。<sup>①</sup>出土的汉代长柄编竹扇的形制虽与上述出土的楚扇相似,但无绕编的矩形孔,而且其扇柄长度为1.76米,是楚扇柄长度的五倍。第二把出土的汉代短柄编竹扇的扇面亦无穿孔。考古发掘提供的历史文化信息表明,是时,殷商文化对长江流域地区的影响已经消退,而汉代竹扇的制作工艺有了变化与发展。显然,上述考古发掘出土的三柄竹扇,进一步印证了我国古代最初的扇子中,编竹扇是其中主要的一种扇子。

至于用禽类的翎毛所编制的羽扇,亦有考古发掘出土。1978年初,考古学家在发掘湖北江陵县天星观的一号楚墓中,出土了一把已残损的羽扇。其扇的外形宛如一顶头盔,其黑漆扇柄竟长达2.3米,其扇身是由一块横木与一条半圆形的竹片构成,而羽毛的茎管为丝带缠绕,并捆裹在木柄上。

据学人考证,天星观一号楚墓的年代是公元前340年左右,墓主生前是楚国的上卿,似为令尹或上柱国。这把出土的长柄羽扇,应为我国现今所见的最早羽扇。湖北江陵县马山砖厂一号楚墓出土的编竹扇,以及天星观一号楚墓出土的长柄羽扇,入墓的时间均为战国中晚期,其墓主分别为士、上卿。随葬的扇子的材质,迥然相异。显而易见,竹扇与羽扇是楚国“士”与“官”两种不同身份的标志和象征。

在我国,史籍文献,卷帙浩繁。晋人崔豹在其《古今注》中就有箒的载述:舜广开视听,求贤人自辅,作五明扇,此箒之始也。

舜受禅于尧,求贤若渴。其“五明扇”,形制如阖的两个仪仗扇,由他人持之,立张拥身,以示广开招贤纳俊之门。宋人高承在其所撰《事物纪原》、明人王三聘在其《古今事物考》中均称,黄帝时亦有“五明扇”。由此可知,“五明扇”当为一种仪仗之扇。

禹继任后,颁行五政,“禁扇去笠”,以示简政。殷商时,“高宗有雉雉之祥,服章多用翟羽,故有雉尾扇”<sup>②</sup>。殷高宗为彰显至尊和权威,不仅恢复了仪仗扇,而且开始用翟羽制作专供仪卫与障蔽的雉尾扇。武王建政后,沿袭此制,“武王自津盟还返于国,自左拥而右扇之”<sup>③</sup>。武王以雉尾扇拥身,垂示朝野。于是,“周制,以为王后夫人车服,辇车有翟,即缉雉羽为扇,以

<sup>①</sup>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:《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》,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,第430页。

<sup>②</sup> (唐)徐坚等:《初学记》,中华书局2005年版,卷二十五,扇第七。

<sup>③</sup> (晋)皇甫谧:《帝王世纪》,刘晓东校点,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。

鄣翳风尘也”<sup>①</sup>。为凸显尊卑秩序,等级高下,周朝规定:天子八扇,诸侯六扇,大夫四扇,士二扇。按晋人崔豹之说,雉尾扇的雉尾长而纹美,大而气派,然具体形制如何,诚如晋人干宝所曰:

“旧为羽扇柄者,刻木象其骨形,列羽用十,取全数也。

初,王敦南征,始改为长柄,下出可捉,而减其羽,用八。识者尤之曰:‘夫羽扇,翼之名也,创为长柄,将执其柄,以制其羽翼也,改十为八,将未备夺已备也。’”<sup>②</sup>

殷商、西周时期,雉尾扇成为彰显王者、统治者身份、地位的仪仗扇,是权威、贵尊的象征。不难看出,扇文化从其发端之时便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色彩。

两汉时期,仪仗扇名曰“障翳”。清人汪汲在《事物原会》中引《留青日札》考述曰:“掌扇,扇如手掌,伟而立张也。亦曰障扇,可障日也。汉名障翳。”据《说郛》三种辑录阙名《戊辰杂钞》所载:

“李夫人初至,坐七宝流苏辇,障凤羽长生扇,帝迎入帐中,共坐,饮合卺酒。”

文中所曰:“凤羽长生扇”,即为李夫人装饰华美辇车的仪仗之扇。按汉制,“天子夏设羽扇,冬则设缙扇”<sup>③</sup>。“缙”,乃我国丝织品之总称,古谓之帛,汉谓之缙。我国丝绸生产,历史悠久,早在战国时期,齐国丝织品就有“织作冰纨绣纯丽之物,号冠带衣履天下”<sup>④</sup>之美誉。汉代,丝绸生产,长足进步,工艺精湛,花纹繁复,色彩华丽。汉天子冬设缙扇表明用丝织品制作的扇开始成为仪仗扇之一种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,仪仗扇以为常,唯诸王皆得用之。晋东宫旧事曰:“皇太子初拜,供漆要扇、青竹扇、黄竹扇。纳妃,同心扇三十,单竹扇二十。”<sup>⑤</sup>帝王上朝问政时,“双龙扇红黄共二十,在殿内左右第一重,花扇二十在殿内第二重,素扇二十在殿内第三重”<sup>⑥</sup>。晋武帝时,禁绢扇,以示节俭,亦诏令王侯障扇,不得用雉尾。这说明,仪仗扇的使用日趋规范且有严格限制。其时,用羽毛制成的障扇,仍作为仪仗之用。顾恺之传世的《洛神赋图》中,曹植端坐于木榻上,其两侧及身后,有三位侍从则手持长柄羽制障扇,以示仪仗。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寺,凿于北魏孝昌三年(527年),该石

① (唐)徐坚等:《初学记》,中华书局2005年版,卷二十五,扇第七。

② (晋)干宝:《搜神记》,汪绍楹校注,中华书局1979年版。

③ (唐)徐坚等:《初学记》,中华书局2005年版,第二十五卷,扇第七。

④ (汉)班固: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1962年版。

⑤ (唐)徐坚等:《初学记》,中华书局2005年版,卷二十五,扇第七。

⑥ (清)陈元龙:《格致镜原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,卷五八。

窟寺南壁大龕上,刻有《礼佛图》浮雕。在此幅著名的浮雕中,帝王与王后神情庄重,缓步迈向熏炉,宫女们手持华盖及长柄椭圆形和圆形的仪仗扇,簇拥在他们身后。

敦煌莫高窟凿于西魏的第288窟内壁的壁画中,亦有侍从持与《礼佛图》中相同的圆形仪仗扇,跟随显贵身后。闫立本传世的《历代帝王图》中,绘有南北朝时期南朝的陈宣帝,其坐于数名侍者抬着的步辇上。步辇两侧,各有一名侍从高擎椭圆羽毛仪仗扇。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闫立本的《步辇图》中,唐太宗在接见松赞干布时,安坐步辇,妙龄宫女四面簇拥,其中二人高举硕大矩形仪仗障扇立于唐太宗身后。此外,唐代张萱传世的《皇后行幸图》亦形象地展现皇后所用仪仗扇的场面。



□ 唐代 闫立本《步辇图》

综上所述,从两汉至唐代,仪仗障扇的形制,已有圆形、方形、椭圆形和矩形,而其制作材质多为雉鸡的锦毛,亦有罗、绢制成的“朱画团扇”<sup>①</sup>。

唐代,仪仗扇的使用已有了明确规定:唐天子出,仪仗中有雉尾障扇四,小团雉尾扇四,方雉尾扇十二;太皇太后出,仪仗中有偏扇、团扇、方扇,皆二十四宫人持之;太子

外出,其仪仗中亦有十柄障扇。<sup>②</sup> 据《唐会要》载:“开元中,萧嵩奏朔望受朝宣政殿,宸仪肃穆,升降俯仰,众人不合得见之,请备羽扇,上将出扇合,坐定乃去扇。”就此场景,唐代诗人杜甫曾在其诗《秋兴八首》中吟哦:“西望瑶池降王母,东来紫气满函关。云移雉尾开宫扇,日绕龙鳞识圣颜。”<sup>③</sup>生动地描写了唐玄宗在宣政殿接受朝贺时,仪仗中的雉尾宛如朵朵彩云,缓缓移向两边的壮观情景。开元年间,唐宫廷还以孔雀羽扇代替雉羽的“凤尾

① (宋)欧阳修:《新唐书》,中华书局1975年版。

② (宋)欧阳修:《新唐书》,中华书局1975年版。

③ 杨伦笺注:《杜诗镜铨》(下册)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,第646页。

扇”。据《六典》载：“大朝会则孔雀扇一百五十有六。”它们分置两旁，帝王气派，辉煌壮观。故杜甫亦诗曰：“麒麟不动炉烟上，孔雀徐开扇影还。”<sup>①</sup>

至于王公贵族用扇，虽“魏晋非乘舆不得用”，但唐代则渐次放宽。据杜佑《通典》载：群官卤簿中，一品朱漆团扇四（二品至四品各二），官吏的母亲、妻子有封号的外命妇，一品卤簿有偏扇、团扇各十六，二品十四，三品十，四品八。

迄至宋代，仪仗扇更是种类多样，各显异彩。1113年，宋徽宗举行大朝会，陈孔雀扇四十于帘外。设伞、扇于沙墀，团龙扇四，分居左右，方雉扇一百，分为五行。徽宗帝辇驾仪仗中，设置黄罗扇、红绣日扇、朱圆扇、龙凤掌扇等。而在皇太后的仪卫中，则置绯黄绣雉扇六、红黄绯金拂扇二、黄罗暖扇二。皇太妃的出入仪卫中，则配置龙凤扇二十柄。据宋人蔡绦《铁围山丛谈》载：1113年，徽宗帝曾赐燕、越二王三接青罗伞、七紫罗大掌扇、二级金银花鞍等。宋季诸宋王仪仗用扇，可窥一斑。上述史料载述表明，宋季皇族所用仪仗扇，不仅品种繁多，而且宏伟华丽，从而彰显了帝王之尊，皇族之贵。

金代，大定时期，殿庭内仗，有大雉扇二，中雉扇六，小雉扇六，朱团扇六。金章时，皇太后、皇后卤簿中，偏扇、团扇、方扇各二十四。<sup>②</sup>有元一代，承袭汉制，元帝殿下黄麾仗，凡四百四十八人，分布丹墀左右各五行，其中次二列，执朱团扇八人，执大雉扇八人，执中雉扇八人，执小雉扇八人，执朱团扇八人。而所执仪仗扇的形制有：朱团扇绯罗绣盘龙，朱漆柄，金铜锦，导驾团扇蹙金线；大雉扇制稍长，下方而上椭，绯罗绣象，雉尾中有双孔雀，间以杂花，下施朱漆，横木连柄，金铜装；中小雉扇形制与大雉扇相同，大小递减；青沥水扇制圆而青色，四周沥水以青绢。<sup>③</sup>据此观之，蒙元宫廷的仪仗扇颇具规模，而仪仗扇的色彩以朱红色居多。故元人郭君彦曾赋诗曰：“花迎宫扇红云晓，日照天袍翠雾光。”<sup>④</sup>

明季以降，洪武帝建政，天下初平，礼仪未定。皇帝的仪仗，丹墀左右有雉扇、朱团扇，殿门左右有黄扇、红扇。<sup>⑤</sup>皇后仪仗中有小雉扇、红杂花团扇。皇太子仪仗中置青小方扇、杂花团扇等。至宣德年间，据《明会要》载：

“宣宗更制后卤簿，大朝仪制，殿内左右扇二重。内双龙

① 《至日遣兴，奉寄北省旧阁老、两院故人二首》。

② （元）脱脱等：《金史》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，仪卫志。

③ 宋廉等编著：《元史》，中华书局1976年版。

④ 参见清沈曾植《海日楼札丛》，所辑元郭君彦《入京诗》。

⑤ （清）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，中华书局1974年版，卷六四。

扇二十,素扇二十二。丹陛左右仗三重,内双龙扇二十,次单龙扇二十。中道左右,内双龙扇,次单龙扇。”

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《出警图》《入蹕图》两幅长卷,为明代佚名宫廷画家合作绘制,再现了明代帝王出京与返宫的场景。尽管《入蹕图》中仪仗扇的数目与颜色与史籍记载有出入,但这幅长卷毕竟形象生动地反映了明季皇帝出入京城时,使用仪仗扇的情景。

1644年5月,清军入主北京,王朝鼎革。仪仗扇的习俗,不仅被承袭,而且较明季有发展且普遍。满人入关前的崇德元年(1636年),清太宗的仪仗中仅有两把扇,而至清世祖时,其仪仗中就有鸾凤扇八把、单龙扇十二把、双龙扇二十把。清高宗即位后,其仪仗扇更有讲究,增至七十六把。具体分类为:次鸾凤赤方扇八把、雉尾扇八把、孔雀扇八把、单龙赤圆扇八把、单龙黄团扇八把、双龙赤团扇八把、双龙黄团扇八把、赤满单龙团扇六把、黄满双龙团扇六把、寿字黄扇八把。<sup>①</sup>

清仁宗即位,是年(嘉庆元年即1796年)制定法规,太上皇的仪仗扇可增至八十六把。清季,皇后、太子及皇族的仪仗扇亦有规制:太子仪仗扇为双龙扇与孔雀扇各四把;皇后的仪仗扇为黄、红绶金龙、凤各二把,金黄素扇各两把,红鸾凤扇各二把;皇贵妃的仪仗扇为金黄素扇、红绣扇各二把;皇后所生公主的仪仗扇为青罗绣宝相花与红罗绣孔雀扇各两把;至于诸亲王,在京则仪仗扇为红罗扇两把,出京则置红罗绣四季花扇与青罗绣孔雀扇各二把。<sup>②</sup>

清季,除王公贵族外,各级官吏其仪仗中亦配置扇:凡有爵位的官吏,一品至四品无爵位的京官,其仪仗扇亦设大、小青扇各二把;四品以下的京官仅有一把青素扇;总督、巡抚、布政使和按察使的仪仗扇均为二把青扇;道台、知州、知县的仪仗仅青扇一把;提督、总兵、副将的仪仗可置二把青扇;参将、游击和都司的仪仗扇亦为一把青扇。<sup>③</sup>有关清季仪仗扇的使用,清人福格所撰《听雨丛读》亦有详载。<sup>④</sup>

上述史籍载述表明,清季仪仗扇的使用达到顶峰。其不但数量最多,种类各异,而且其设置制度完备,等级森严。

从殷商至清季,仪仗扇经历了由简易到精美,由质朴到绚丽,由单一至繁复的漫长嬗变过程。数千年来,仪仗扇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仪典章制度,情缘难释,相依共存。它不仅是中国历代帝王权威、至尊的象征,而且

① 赵尔巽主编:《清史稿》,中华书局1977年版,卷一〇五。

② 赵尔巽主编:《清史稿》,中华书局1977年版,卷一〇五。

③ 赵尔巽主编:《清史稿》,中华书局1977年版,卷一〇五。

④ 福格:《听雨丛读》,中华书局1983年版,第252~253页。

是中国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标志,同时亦是中国扇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。

“以龙致雨,以扇逐暑。”(董仲舒语)自先民们认识到扇子有引风生凉的功能后,除仪仗扇外,扇子的制作渐趋实用化。小型的竹扇、羽扇、团扇相继面世。

箴,扇也,从竹。考古学研究表明,早在新石器时代,华夏先民便已利用竹或苇编织竹箴。因此,可推测最早的短柄手摇扇,似为用竹箴编制的竹扇。湖北江陵县马山砖厂一号楚墓出土的编竹扇,不仅是我国现今存世最早的扇子,而且也是最古的竹扇。这把竹扇的出土表明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手持短柄竹扇生风驱暑。到两汉时期,竹扇不仅柄更短,易于持握,而且制作工艺亦有进步,形制呈矩形单门。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短柄编竹扇,以及四川宜宾东汉崖画像石棺中的《持扇图》中所绘的五位持扇者中一位手持的单门竹扇。

东汉时期,竹扇亦称“便面”。据《汉书·张敞传》载:张敞为京兆,无威仪,“时罢朝会,过走马章台街,使御史驱,自以便面拊马”。唐人颜师古曾注曰:“便面所以障面,盖扇之类也。不欲见人,以此自障面则得其便,故曰便面,亦曰屏面。今之沙门所持竹扇,上袤平而下圆,即古之便面也。”是时,由于短柄竹扇,易于持握且能招风生凉,为时人喜爱,故著名史学家班固曾作《竹扇赋》赞曰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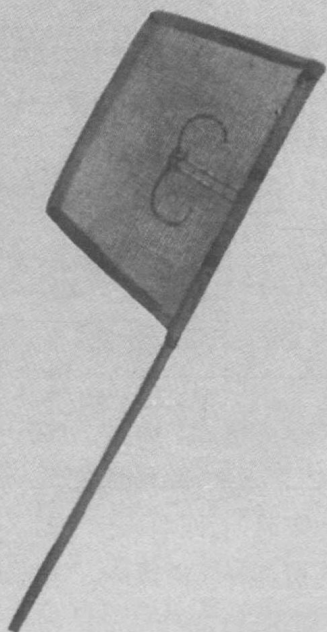
“青青之竹形兆直,妙华长竿  
纷实翼。

沓条丛生于水泽,疾风时时  
纷萧飒。

削为扇翼成器良,托御君王  
供时有。

度量异好有圆方,来风堪避暑静夜。”<sup>①</sup>

班固的这首七言诗,遣词造句,质朴无华,浅显通俗,描述细致。竹扇的制作过程、形制与功用,一目了然。



□ 西汉 竹制“单门式”扇子

<sup>①</sup> 严可均辑: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·全后汉文》,中华书局 1987 年版,第 607 页。

曹植,建安文学的领军人物之一。其曾作《九华扇赋》,以富艳的文采,讴歌汉桓帝赐给其父曹操的方竹扇:

“……形五离而九华,箴麓解而缕分。效虬龙之蜿蜒,法虹霓之氤氲……因形致好,不常厥仪。方不应矩,圆不中规。随皓腕以徐转,发惠风之微寒。时气清以方厉,纷飘动兮绮紈。”<sup>①</sup>

东晋著名玄言诗人许询,其五言诗,“可谓妙绝时人”<sup>②</sup>。其从浙江萧山迁居嵊县时,见到一把箴丝薄如蝉翼的精巧竹扇,爱不释手,遂欣然赋诗曰:

“良工眇芳林,妙思触物骋。  
箴疑秋蝉翼,团取望舒影。”<sup>③</sup>

许询的五言诗,对扇匠制作此扇的精妙构思和不凡技艺,给予了高度的赞誉。

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,“见一老姥,持十许六角竹扇卖之,羲之书其扇,各为五字”<sup>④</sup>。羲之书六角扇,传为佳话,脍炙人口。1992年,浙江萧山市西山,在发掘西晋砖室墓中,出土一批瓷俑。其中,便有一位仕女俑右手持握一柄呈长方形的竹扇。《北史》卷四一所载“杨愔传”中,有“卿以方方麴障面”之语。按清人高士奇考释,“方麴”即为竹编方扇。而且两晋时期,竹扇已成为宫廷用器,据晋东宫旧事曰:“皇太子初释,供漆要扇、青竹扇、黄竹扇。纳妃,同心扇三十,单竹扇二十。”<sup>⑤</sup>

从上述古代诗赋文献可知,逮至魏晋南北朝时期,竹扇的形制已非两汉时期的梯形,且有变化,以方形居多,亦有“不方不圆”的六角扇,其制作的工艺更为精妙。而且,竹扇进入了文人雅士的视野,或诗之,或赋之,或书之,由衷喜之,颇具情缘。

唐宋时期,团扇风行一时。然竹扇亦因制作精致,别具韵味,为不少名士文人所喜好。唐代诗人张祜,喜获福州所制白竹扇,爱不释手,遂作七律《赋得福州白竹扇子》曰:

“金泥小扇谩多情,未胜南工巧织成。  
藤缕雪光缠柄滑,箴铺银薄露花轻。

① 赵幼文校注:《曹植集校注》,中华书局1998年版,第37页。

② 刘义庆撰,刘孝标注,杨勇校笺:《世说新语》,中华书局2006年版,第245页。

③ (唐)欧阳询撰:《艺文类聚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,卷六十九,服饰部上,扇。

④ (唐)房玄龄:《晋书》,中华书局1984年版,卷八十,王羲之传。

⑤ (唐)徐坚等著:《初学记》下册,中华书局2004年版,第604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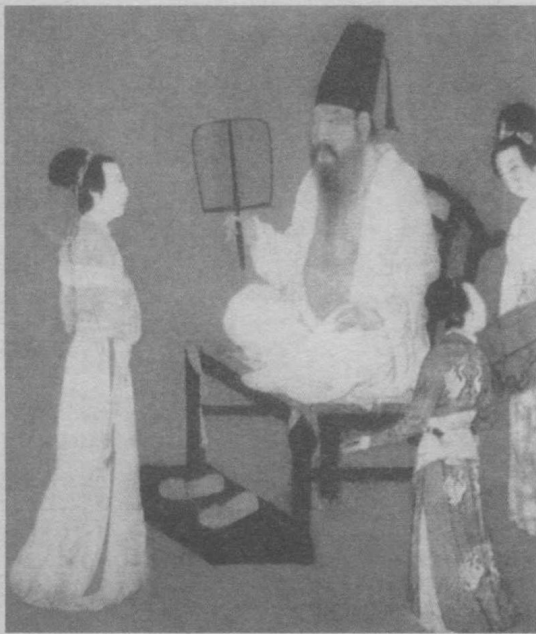
清风坐向罗衫起,明月看从玉手出。

犹赖早时君不弃,每怜初作合欢名。”

诗中“藤缕雪光缠柄滑,箴编银薄露花清”两句表明,此白竹扇,乃用雪白烁亮的藤丝缠绕于扇柄,而扇柄极为光滑。竹箴丝编织而成的扇面细巧光亮,宛如洒上一层薄薄的银粉,扇面花卉图案,隐约可见。显而易见,唐代竹扇的制作已巧奇精致,竹扇已成为士人所青睐的精美工艺品。

除了文献的载述外,传世的古代画卷及出土文物亦展现、印证了竹扇的变化与发展。

1975年,在福建省福州市的浮仓山,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南宋理宗时期的赵与骏、黄昇夫妇及妾李氏的合葬墓中,出土了保存尚完整的竹扇。其形制似方趋椭,竹丝编制而成,扇柄、扇面的边框曾刷过黑漆。<sup>①</sup>



□ 南唐 顾闳中《韩熙载夜宴图》

《韩熙载夜宴图》,系五代末期南京著名画家顾闳中的传世名作。韩熙载,南唐大臣,生活奢靡。在此图中,韩熙载手持似方趋椭竹扇,悠然坐于椅上,身旁婢女侍立,其前方侍女吹笛拨琴。南宋画家梁楷传世的《羲之书扇图》中,王羲之所书扇为六角竹扇。又南宋佚名画家的传世之作《十八学士图》中,有一幅画上绘有数名学士坐于树荫下,其中坐于圆凳的学士则手持叉字形六角扇。

明季,“川扇称佳,其精雅则宜士人……凡午节例赐臣下各扇,各部大臣及讲筵词臣,例拜蜀扇,若他官所得,仅竹扇之下者耳”<sup>②</sup>。凡端午节,万历帝赏赐六部大臣、讲筵词臣以下官吏竹扇表明,是时已成为宫中赐品的竹扇,其制作工艺定当精雅。

清代嘉庆、道光年间,广东所产竹扇,有方有圆,且有六角扇,精细光滑。到同治、光绪时代,广东所产“鸭脚扇”正反两面或绘山水,或绘

① 福建省博物馆编:《福州南宋黄昇墓》,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,第3页。

② 沈德符:《万历野获编》,中华书局1980年版,卷二十六,“四川贡扇”。